

两岸聚焦——特朗普 2.0 美国涉台政策

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态势与未来走向

周文星, 葛思晨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 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呈降速态势。其主要表现为美国立法“助台”力度减弱、价值观“挺台”声势下降、美国盟伴协同“挺台”后继乏力、美国“助台固盟”动能不足, 以及拓展台湾“国际空间”议题收缩等方面。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 特朗普性格特质是核心因素, 中国涉台立场与综合国力是重要外部制约因素。同时, 美国当前的府会关系、“疑赖论”与“疑美论”持续发酵, 也致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这种降速态势, 将导致台湾“国际能见度”阶段性下降、台湾“外交突破”停滞甚至倒退, 以及“台独”势力发展受限等。从短期看,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未来走向仍面临不确定因素; 从长期看, 美国政府仍不会放弃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为此, 中国应始终保持对美国涉台动向的警觉, 并构筑有效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 特朗普新政府; 台湾问题; “国际化”;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18;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175(2025)03-0002-14

DOI: 10.19357/j.cnki.35-1295/d.2025.03.002

2025年7月31日,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宣布对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出口商品征收20%的“对等关税”。同比日韩, 这一税率高出5个百分点, 无疑将重创台湾的出口产业。此外, 特朗普于8月6日宣称, 美国将对进口半导体产品征收100%的关税, 但不适用于“已承诺或已启动程序在美国制造相关产品的企业”。^[1] 特朗普此举目的并非局限于征收高关税, 其更深的意图在于威逼恐吓台积电及其上下游企业向美国转移, 将台积电变成“美积电”, 以提振美国制造业, 重塑美国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拜登政府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军舰擅闯台海、公开承诺“保卫台湾”、构建“美台民主价值同盟”、协助台湾当局巩固“邦交”等方式干涉台海事务, 并在经贸、公共卫生等领域强化与台湾的合作。但是, 对于重商主义和交易型执政风格的特朗普

收稿日期: 2025-09-05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5SJJZD02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2025300108)

作者简介: 周文星(1987—), 男, 湖北崇阳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葛思晨(2002—), 女, 安徽合肥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而言,其 2.0 时代的涉台政策将以“美国优先”理念为指引。其 2025 年上任以来的系列涉台言论举措,标志着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涉台政策的可能转向,同时也反映出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力度有所收缩。

目前,学界基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对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涉台政策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新政府涉台政策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兼具遏华与谋利双重目标。^[2]有学者基于比较的视角,认为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涉台政策与拜登时期呈现较大差异,尤其是特朗普涉台政策的交易性和多变性,将加深民进党当局战略焦虑。^[3]也有学者从美国联盟战略出发,指出特朗普的联盟战略以“成本—收益”思维为导向,会导致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分歧加剧,通过联盟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面临阻力。^[4]还有学者指出,特朗普 2.0 时期将继续延续“战略模糊”传统,这种战略模糊是策略成本转嫁模式,要求台湾更多支付“防卫”费用。^[5]但也有学者认为,传统共和党势力和军工集团的利益,将决定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倾向不可能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进而约束特朗普新政府的涉台政策走向。^[6]

既有研究为理解特朗普新政府涉台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最新变化,尤其是“国际化”明显降速的动向,关注还不够充分。基于此,本文从 5 个维度分析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的表现,剖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影响,最后对其未来走向进行评析,以期更全面地理解特朗普新政府涉台政策的底层逻辑。

一、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的表现

学界对台湾问题“国际化”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认为其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当代的助推因素。例如:有实证研究认为,中美战略竞争越激烈,美国国会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力度就越大^[7];也有学者从国际政治传播的维度展开分析,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叙事建构,意图把“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逐步推进成为国际社会共识^[8];还有研究指出,美国将国际热点议题和台湾问题相连接,以求模糊台湾问题的“政治属性”,混淆国际视听^[9]。台湾问题“国际化”是一个内外因素互动的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民进党当局通过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建构,博得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促使西方国家将“台湾牌”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10]本文认为,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内涵包括台湾的“国际存在”和台湾问题的“国际处置”两方面,应从政策立法支持、“民主”价值观塑造、联盟体系构建、拓展及稳固台湾当局“邦交”、多元议题拓展“国际空间”5 个层面进行衡量^[11],同时将特朗普新政府与拜登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进行比较,分析特朗普新政府 2025 年 1 月执政以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变化的表现。

(一)美国立法“助台”力度减弱

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以来,第 119 届美国国会(2025 年 1 月至 2027 年 1 月)涉台立法进程较为缓慢,大部分涉台提案仅为象征意义。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第 115 届国会(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和第 116 届国会(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分别提出 23 项、57 项涉台立法提案,相较奥巴马时期数量明显增长。拜登主政时期,第 117 届国会(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和

第 118 届国会(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1 月)的涉台立法提案数量激增,分别达 196 项、191 项。^[12] 截至目前,第 119 届国会已发起涉台立法提案(含法案、修正案和决议案)约 30 项(表 1)。相较于拜登主政时期的提案数,本届国会涉台立法提案数量呈现显著减少态势。

表 1 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部分提案

| 序号 | 编码 | 法案名 | 类型 |
|----|------------------------|---|-------|
| 1 | S. 733/H. R. 2370 | “台湾旅行和旅游协调法案” | 法案 |
| 2 | H. R. 910/S. 1900 | “台湾 2025 年‘反歧视法案’” | 法案 |
| 3 | H. R. 1512/S. 821 | “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 法案 |
| 4 | H. Con. Res. 8 | “要求恢复美国与台湾正常‘外交’关系、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并支持台湾地区加入国际组织的国会协同行动决议” | 共同决议案 |
| 5 | H. R. 1716 | “台湾 2025 年冲突威慑法案” | 法案 |
| 6 | H. R. 2559/S. 1216 | “台湾盟友基金法案” | 法案 |
| 7 | S. 1588 | “台湾 2025 年关系加强法案” | 法案 |
| 8 | H. R. 3563/S. 1824 | “台湾 PLUS 法案” | 法案 |
| 9 | H. R. 3452 | “六项保证台湾行为” | 法案 |
| 10 | H. R. 2113 | “美国支持台湾行为” | 法案 |
| 11 | H. R. 33/S. 199 | “美台加速双重征税减免法案” | 法案 |
| 12 | H. R. 2416/S. 2224 | “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 法案 |
| 13 | H. R. 3180/S. 974 | “台湾代表处法案” | 法案 |
| 14 | H. R. 1531 | “保护台湾行为” | 法案 |
| 15 | S. 1744 | “‘豪猪’法案” | 法案 |
| 16 | H. R. 3197 | “加强美国市场抵御中国‘军事侵略’法案” | 法案 |
| 17 | H. R. 600/S. 774 | “世界卫生组织问责法案” | 法案 |
| 18 | S. Res. 86/H. Res. 148 | “澄清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不等于中国‘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不等于将台湾地区排除在联合国系统之外” | 简单决议案 |
| 19 | S. 2222 | “加强台湾海底通信电缆安全与韧性法案” | 法案 |
| 20 | S. 1010 | “校园法案” | 法案 |
| 21 | S. 1740/H. R. 3332 | “太平洋伙伴关系法案” | 法案 |
| 22 | S. 436 | “强化美国防工业与国土防御职责结构法案” | 法案 |
| 23 | S. Amdt. 1961 | “补充对台国防物资储备基金修正案” | 修正案 |
| 24 | H. R. 4860 | “美台‘国防创新伙伴’关系法案” | 法案 |
| 25 | S. 2669 | “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多边威慑战略法案” | 法案 |
| 26 | S. Amdt. 3646 | “增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署的联巡” | 修正案 |
| 27 | S. 2572 | “2026 年国防部拨款法案” | 法案 |
| 28 | S. 2296 | “2026 财年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 法案 |
| 29 | H. R. 4779 | “2026 年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项目拨款法案” | 法案 |
| 30 | H. Amdt. 62 | “禁止采购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的地图修正案” | 修正案 |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会网站数据整理制作,网址为 www.congress.gov。检索时间:2025 年 8 月 20 日。

从立法进程看,多数法案处于提交阶段,有待众议院和参议院审议,推进速度缓慢。目前,通过众议院表决并送达参议院审议的涉台法案仅有 5 项,分别是“美台加速双重征税减免法案”(H. R. 33/S. 199)、“台湾保证实施法案”(H. R. 1512/S. 821)、“台湾‘国际团结’法案”(H. R. 2416/S. 2224)、“台湾 2025 年‘反歧视法案’”(H. R. 910/S. 1900)和“台湾 2025 年冲突威慑法案”(H. R. 1716)。其中,“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内容包括歪曲抹黑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旨在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提供“话语空间”,是美国国会增加台湾“国际曝光率”、推动台湾“国际化”

进程的代表性法案。但该法案于2025年5月6日在参议院宣读通过并提交外交关系委员会后一直没有新的动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参议院暂时无意急于推动该法案的立法工作。此外,“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分别由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于2025年5月6日提出,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新的动向,而参议院发起的同一议题法案推进速度更为缓慢。特朗普第一任期国会共提出近300项涉台提案,其中绝大部分终止于国会讨论阶段而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特朗普第二任期或将延续此态势,使涉台提案“雷声大雨点小”,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从涉台提案措辞看,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措辞更模糊,战略回旋余地似有增加。例如,“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本质是2019年“台湾保证法”的细化版本,但新版本的立法条文回避对“是否防卫台湾”“对台承诺级别”等敏感问题作出清晰表述,刻意维持战略模糊立场,同时将美国国务卿对报告的审查时间周期从“2年一次”改为“5年一次”。^[13]而“台湾2025年关系加强法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部分,仍使用“有意义参与”(meaningful participation)等“去敏感化”表述^[14],反映出近年“反华亲台”氛围浓厚的美国国会在涉台议案措辞设计上维持模糊立场,以便为后续涉台行为留有更灵活的操作空间。

此外,从国会议员窜台角度分析,一方面,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国会议员窜台规模缩小,且多为国会中层议员。截至2025年8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议员窜访台湾共3次,节奏相较以往整体趋于保守,并且国会议员窜台更加低调,其窜台形式多为“访问印太行程的组成部分”。^[15]另一方面,从近期国会议员窜台议题看,其更多聚焦经贸而非政治军事议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力度受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影响。概言之,特朗普新政府更聚焦于贸易、供应链、印太区域安全等功能性议题,注重与台湾地区的务实性合作,有别于拜登政府塑造涉台话语的手法。

(二)美国价值观“挺台”声势下降

特朗普新政府在意识形态和话语塑造方面的重视程度较拜登政府显著降低。其具体表现在特朗普新政府的印太战略“去意识形态化”、美台“民主价值同盟”话语叙事削弱,以及台海安全议题从“美国本位”角度出发等。

台海安全议题上,特朗普新政府虽然仍将台湾地区作为遏制中国的主要抓手,但更加注重实际利益,以利益导向衡量美国涉台政策,将对台“安全承诺”更多视作“商品交易”,较少渲染台海紧张局势对全球安全的所谓“威胁”。特朗普本人多次将台湾“防务”问题与交易挂钩,并将美国比喻为一家“保险公司”,声称“台湾应该给美国交保护费”。^[16]这与拜登政府的涉台言行大相径庭。拜登政府极力渲染台海安全危机对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升国际社会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度;特朗普新政府则重实际利益轻意识形态,更多聚焦在贸易、“防务”预算等实用性词汇,鲜有将台湾作为“民主代表”进行宣传。例如:2025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r Hegseth)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释了特朗普新政府的印太愿景,其中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不搞意识形态说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相比,赫格塞斯强调特朗普第二任期将美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常识与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合作,维护和平,保护商业利益。^[17]

此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台军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83.3亿美元,是拜登任内对台军售额

的2倍多。但与拜登多次公开宣称将“武力协防台湾”不同,特朗普淡化在涉台话语层面与中国政府的对抗色彩,而是将台湾地区视为交易对象,数次在公开场合拒绝承诺“协防”台湾,同时要求台湾提升“防务”预算至其GDP的10%。^[18]台湾地区研究机构曾预测,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对台军售额可能高于第一任期。赖清德近期也声称,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占GDP总额的3%将会加剧财政压力,更不用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特朗普要求的10%了。同时,特朗普多次指责台湾“偷走”美国的芯片产业,在涉及台湾问题的表态优先聚焦于美国自身利益,并未构建拜登政府那套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对台湾问题维持较为清晰的战略模糊姿态。

(三)美国盟伴协同“挺台”后继乏力

在“美国优先”的政策议程下,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加重视“成本分担”。2025年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对盟友从关税到军费支出等方面的施压,使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台湾当局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也大幅减少。从盟友共同声明看,拜登政府在2021年至2024年间联合盟友发布了多项涉台声明,如2022年美日韩领导人峰会联合声明、2024年美日澳三边防长会议声明等。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G7联合公报首次提及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关切”之后,公报在后续4年持续强调该项内容,反映出美国意图将台湾问题上升为G7框架内的全球性议题。而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虽然美日联合声明及美日韩三边联合声明都表达了“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但是涉台措辞略有缓和之势。同时,特朗普新政府至今尚未带头在国际峰会或联盟框架中推动“台湾国际化”议程,呈现更明显的“低调务实”特点。

从窜访台湾的议员构成看,也可发现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盟伴在台湾问题上的角色“缺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传统盟友与台湾地区互动频繁,如2021年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INGE)代表团、2022年日本和澳大利亚议员窜访台湾等。截至2025年8月,美国传统盟友尚未有高层级政府官员和议员窜访台湾,外宾访问团体也仅为相关国家的民间组织或者台湾地区的所谓“友邦”国家代表。伴随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的收缩,美国传统盟友对于涉台行为的谨慎态度可见一斑。

此外,从商出身的特朗普执意于扭转美国外交的“失衡”现象,即若美国为某项国际事务投入资源,盟友也应同步承担和分摊成本与责任。因此,其第二任期以来不断施压盟友承担更多国防费用。欧洲方面,特朗普以“削减驻欧美军”作为威胁,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同时,特朗普拒绝明确遵守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条款”的言论,也引发了欧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有效性的担忧。针对特朗普一系列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强调“欧洲必须重新武装”。面对亚洲盟友日本、韩国,特朗普延续其“美国优先”思路,在关税和驻军费用问题上持续向两国施压,并声称自2025年8月1日起将对两国所有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面对美国不顾“盟友情谊”的单方面霸凌,与美经贸往来密切的日韩处境极为尴尬。同时,日韩两国内部民调机构发布数据显示,两国民众对美不信任感急速上升,呼唤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渐长。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日本首相石破茂罕见表示“日本的防卫费应由日本自己决定”,并取消了原定7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2+2”外长防长会晤。

总的来看,特朗普新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本质是将“美国优先”置于盟友关系之上,通过要求盟友增加国防费用、威胁施加关税等操作来维护美国利益。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往往

需要多边组织参与及盟伴协调支持。特朗普的操作势必会导致美国与盟伴“离心离德”,从而削弱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盟伴协调”基础。

(四)美国“助台固盟”动能不足

特朗普新政府在协助民进党当局巩固与台湾所谓“友邦”关系方面,呈现维持现状、不主动推动等趋势,“助台固盟”动能不足。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台湾地区共丢失6个所谓“邦交国”,分别是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19],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维护台湾当局“国际存在”的消极立场与有限能力。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财政拨款和地区合作来提升台湾地区“国际影响力”,帮助台湾地区维系其“外交盟友”网络。例如,2022年“美国在台协会(AIT)”与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以扩大台湾地区的“国际发展合作”。^[20]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ICDF)”在台湾“友邦”巴拉圭合作开展一项联合倡议,旨在通过资金援助当地中小微型企业,促进巴拉圭经济发展,达到强化台湾地区与巴拉圭关系的目的。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停止对台湾“友邦”的资助,甚至正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台湾维系其“友邦”的能力急剧下降,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巴拉圭、太平洋等国家和地区推动的相关项目也面临终止的风险。

在国会配套立法与资金援助上,相较拜登时期通过的“2019年台北法案”及70亿美元的太平洋岛国援助等手段,美国国会仅在2025年3月份由民主党籍议员拉贾·克利什纳穆希(Raja Krishnamoorthi)提出了“台湾盟友基金法案”。这项法案旨在3年以内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台湾地区分配1.2亿美元,用于加强对台湾地区“传统邦交国”的项目支援。^[21]值得注意的是,同名法案在拜登时期就已经提出,但未能通过。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提出的法案因为预算争议和优先级问题,尚未进入全院审议阶段。可以预想,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职能精简”后,台湾地区可能失去重要资金资助来源,对台湾当局拓展其所谓“外交盟国”造成重大打击,台湾地区和其所谓“友邦国家”的合作也将面临不确定性挑战。

此外,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台湾当局的效应。例如,2025年5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谈论中美在瑞士举办的经贸高级会谈时,声称谈判成果“对中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对统一与和平来说也将是一件好事”^[22]。虽然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声称“美方对台承诺依然坚定、未曾改变”,美国国务院也强调该言论是基于中美贸易背景的,但是此类“亡羊补牢”的解释难以消解外界疑虑,台湾当局“惊弓之鸟”般的反应也暴露其内心不安与恐慌。特朗普将台湾作为对话谈判的潜在筹码,不仅使台海局势更具不确定性,也对台湾“邦交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2025年5月13日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以下简称“中拉论坛”)第4届部长级会议上,台湾地区在该地区仅存的“邦交国”海地和圣卢西亚派代表参会,其中海地参会人员为外交部长让·阿韦尔·维克托·让-巴蒂斯特(Jean Harvel Victor Jean-Baptiste),体现出该国家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台湾地区“邦交国”的上述态度转向,无疑将进一步挤压台湾有限的“国际空间”。

(五)美国拓展台湾“国际空间”的议题收缩

相较拜登政府,特朗普新政府拓展台湾“国际空间”的议题相对保守,呈现明显收缩态势。

为加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在安全、经济、政治、价值观等方面,采取多元议题,借此引发国际社会对台海问题的关注,凸显台湾的“价值”,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以“去风险”为由对华“脱钩”,支持台湾加入“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特朗普新政府对美台经贸往来动作频频,2025年3月份宣布台积电将在美国投1000亿美元,以促进“经济安全”。^[23]但是,此举主要保障美国国内半导体产能和供应链安全,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促进台湾的安全保障。相较于拜登政府依托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优势,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在通信领域的联动,特朗普政府涉台政策具有明显的交易导向,并未将美台经贸往来与国际多方联动。为此,有台湾学者预测,特朗普新政府可能使“芯片四方联盟”等涉台经贸合作陷入停摆。^[24]

此外,美国搭建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扩张乏力。“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是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载体,其搭建意在推广台湾地区“民主治理”成果,关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妇女赋权等议题。拜登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成员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其增加了活动频率,在希腊、马来西亚等国家举办活动。但是,特朗普本人对于助台拓展“国际空间”这一议题毫无兴趣,美国政府正显著减少对“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的参与度和支持度。在公共卫生领域,台湾地区历年都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作为其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目标,但由于失去了美国这一重要的“外部支持者”,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二、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的原因

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特朗普性格特质是核心因素,中国涉台立场与综合国力是重要制约因素。此外,美国当前的府会关系、“疑赖论”与“疑美论”持续发酵等,也致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

(一)特朗普性格特质是核心因素

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的核心因素,在于特朗普鲜明的性格特质及独特的执政风格。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具有强烈,甚至极端的交易思维与行为偏好。这决定了他更倾向于从“商品交易”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台湾问题,包括将该问题视为处理对华经贸与关税问题讨价还价的“工具”,凸显台湾问题的“工具理性”。从交易的角度来说,特朗普认为台湾的“价值”有限,并一度将其视为美国的“负担”。例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将中国台湾与大陆分别比作“笔尖”和白宫的“坚毅桌”,就反映出他个人对台湾问题的轻视,甚至轻蔑。这种独特的外交思维和决策方式,与拜登总统等美国传统建制派从台湾问题的“价值理性”出发,极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这也凸显和印证了近年来体系层次理论解释一国外交政策失灵,而微观层次的决策者个人却扮演愈加决定性作用的现象。^[25]

特朗普还具有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等鲜明特质^[26],这导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安外交团队成员几乎都是深受特朗普个人影响的忠实跟随者和执行者,内阁成员和

幕僚在台湾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对较为有限,新政府涉台议程更容易受到总统个人意志的深刻影响。经过第一任期的执政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政治运动的持续推进,特朗普更强有力地控制共和党,在人事任命上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特朗普总统对核心官员任免的首要标准,是对他个人的忠诚度而非官员的专业能力。这一标准导致权力集中于特朗普少数亲信手上,现有执政团队沦为总统的“应声虫”,传统建制派势力则被持续削弱。例如,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作为国会中的对华鹰派,在2025年1月24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湾问题能够以两岸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27]这也反映出在特朗普独特的性格特质与执政风格下,鹰派成员也不得不屈从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意志,忠实地执行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思维。

特朗普偏好美国利益优先和外交孤立主义,对美国与盟友关系秉持一种较为功利的态度,对国际多边合作处理涉台议题缺乏兴趣,也极少在多边场合公开讨论涉台议题。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多边基础。特朗普对“交易型政治”的强烈偏好,也表明他更倾向于通过与中国的双边谈判而非多边盟伴协调来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诸多言行,包括为了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而在7月底拒绝赖清德窜访所谓“友邦”而“过境”美国的请求,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伊以冲突等国际热点频发的背景下,本就不受特朗普重视的台湾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要点包括重塑美国先进制造业实力、加强美国边境管控、降低大规模战争爆发的风险。台湾当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空间”,自然难以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这必然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

(二) 中国涉台立场与综合国力是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与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特朗普新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思路。

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不仅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国际共识,也采取实际行动坚决阻止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等,抵制个别国家企图提升台湾地区“国际能见度”的举动。特朗普深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但该问题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谋取美国在台海利益最大化才是其优先考量的因素。在台湾问题上保持谨慎,并适当作出让步,进而可能会在特朗普关心的议题上与中国达成共识,符合特朗普对“交易成本”的预期。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经贸代表举行两国第3轮经贸谈判期间拒绝赖清德“过境”美国的申请,即为典型例证。第3轮中美贸易谈判后达成的“休战”共识,也进一步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用经济利益换政治筹码”的交易偏好。这也再次表明,在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对华具有战略需求的情况下,台湾问题正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谈判的“让步变量”,而非战略优先。

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也已成为威慑美国非法干涉台湾问题的重要变量。早在2010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就通过系统评估得出“台海权力天秤已向中国大陆倾斜”“美国失去台海平衡大陆的优势”等观点。^[28]经过1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中国

大陆的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全面提升。近年来,中国针对台湾当局的“以武谋独”“倚美谋独”等非法行为,采取了包括军机军舰常态化绕台巡台、解放军围岛实弹演习等方式在内的威慑行动。面对中国空前发展的军事科技实力,美国军方因担忧无法承担在第一岛链的军事行动风险,将部分军力部署至第二岛链。从特朗普青睐的“交易型政治”视角观之,因台湾问题而与军事实力持续提升的中国爆发军事冲突,无疑是一个“赔本买卖”,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可见,中国持续增长的综合国力,已成为制约美国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这一因素将发挥更大的威慑作用。

(三)美国府会关系、“疑赖论”与“疑美论”的持续发酵是助推因素

1. 美国府会关系。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大获全胜”,共和党不仅重掌“一府两院”,还在最高法院拥有更多保守派大法官,形成所谓“三权归一”的权力态势。但是,素来亲台的共和党未必会由此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反而因国会关系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

一方面,虽然美国国会在涉台政策上日益激进,但是其涉台决策行为却遭受特朗普总统及深受其影响的共和党制约。美国宪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国会可以利用立法、预算拨款、行政监督等权力,干预总统的涉台政策。然而,美国共和党控制着第119届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次,且特朗普较为强势地掌控着共和党,这无疑削弱了国会对总统的牵制力度,不少国会议员日益激进的涉台决策行为反而遭到明显制约。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能够更有力影响国会议程,使国会与白宫尽量保持政策一致性和连续性。^[29]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以及国会盟友的支持,将使国会更配合其“美国优先”议程。特朗普新政府吸取了上一任期受到参众两院掣肘的教训,一方面打压和清洗国会建制派和政敌,另一方面培养多位忠实的政治信徒和盟友。如因特朗普背书而赢得众议院议长职位的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John Thune)都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他们能在国会涉台政策上更好地契合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例如,第119届国会议员审台的规模有所缩小,并且在审台议题方面更倾向于讨论特朗普所关心的经贸问题。概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国会的政治盟友是其与国会沟通的“桥梁”,增加了府会涉台决策的一致性。

2. “疑赖论”与“疑美论”持续发酵。赖清德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其“台独”倾向也引发了美国政府及战略学界对其能否处理好两岸关系的担忧。为了避免给赖清德的“台独”立场背书,特朗普新政府在涉台政策上主动降低声量。同时,特朗普本人对台湾问题的不重视及其“交易外交”使得台湾岛内对美国的不信任度大幅提高。“疑赖论”与“疑美论”持续发酵和相互作用,间接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

一方面,特朗普新政府对赖清德当局存有疑虑。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赖清德当局未及时深入了解特朗普新政府涉台政策转向,也没有与美国新政府高层建立好联系,在提升与特朗普新政府关系方面起步乏力。有研究者指出,赖清德政府只会怀抱“左翼的旧意识形态”,甚至“砸钱请游说公司拉拢特朗普新政府”,但并未真正了解和接近美国。^[30]二是赖清德以往的“台独”言论也引发了美国战略学界的担忧。多位美国智库学者警告,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标签有可能使台海紧张局势升级。曾任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公开发文批评赖清德、萧美琴,认为赖清德当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台湾与特朗普

渐行渐远”。^[31] 2025年7月26日和8月23日台湾地区“大罢免”的失败,也增加了台湾岛内各界对赖清德领导能力的普遍质疑。岛内最新民调显示,56.6%的民众对赖清德执政不满,系其上任以来所获得的最差民调成绩。可以推测,这次“大罢免”的失败将进一步削弱特朗普政府对赖清德当局的信任,“疑赖论”或将进一步发酵和扩散。

另一方面,特朗普秉持的“美国优先”原则和奉行的“交易外交”,使得其上台后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榨取,导致台湾岛内“疑美论”不断发酵。美国对台加征20%的关税,必将为台湾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反映出赖清德当局迎合特朗普新政府的系列政策无疑为“白用功”。2025年2月—4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对台湾地区的民调数据显示:高达46.7%的台湾民众对美国“协防台湾”持否定看法;对“美国是否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和“对美国的看法”等问题,负面回答占比较2024年7月显著升高。^[32] 概言之,从舆论认知角度,台湾社会持续蔓延的“疑美论”将使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

三、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的影响

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降速,使台湾“国际能见度”阶段性下降、台湾“外交突破”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台独”势力发展受限,对缓和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涵。

(一) 台湾“国际能见度”阶段性下降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将解决俄乌冲突、加沙战争等作为其外交优先目标,故其外交资源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地区。^[33] 这导致台湾问题难以获得特朗普新政府的关注。同时,国际危机组织调查显示,加沙和乌克兰危机占据“绝大多数媒体和联合国系统的注意力”。^[34] 受类似的国际热点新闻的挤压,媒体和智库对台湾议题的曝光度减少,客观上降低了台湾问题的“国际能见度”。

此外,职业官僚在特朗普新政府时期被边缘化,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内的多边外交架构的预算被削减,甚至被裁撤。特朗普新政府对这些多边外交架构实施长达数月的资金削减与机构裁撤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自2025年7月1日起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停止执行对外援助任务,并将部分符合特朗普政府政策导向的项目移交给美国国务院实施,还明确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事务终将回归以国家利益优先为核心的导向”。^[35] 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美国拓展全球软实力的重要机构,被全面裁撤后无疑会使台湾地区失去一个展示所谓“民主发展伙伴”形象的重要平台。这也导致台湾当局参与国际议题的领域显著收缩,尤其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民主治理”等“软外交”领域,其“国际能见度”将显著下降。

(二) 台湾“外交突破”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特朗普对交易的偏好,决定其更看重台湾在工具层面的“交换价值”,而非价值层面的“民主价值”。例如,中欧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特朗普涉台政策的优先事项将从“基于价值观的捍卫民主”转为“更具战略性和交易性的方式”。^[36] 特朗普第一任期,台湾当局共失去6个“邦交国”,尤其是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与台湾当局“断交”时,美国几乎未作实质“反制”。美国政府的消极反应也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支持台湾地区的“友邦”兴味索然。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只会进一步降低美国对台湾所谓“邦交国”的关注度,台湾当局“外交突破”

将陷入阶段性停滞,甚至倒退。截至2025年8月,台湾当局仅剩12个所谓“邦交国”。同年5月,海地和圣卢西亚两国代表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中拉论坛”第4届部长级会议。这两个台湾地区“友邦”未来是否会与台湾“断交”也引发热议。

此外,以资金维持所谓“邦交”,一直是民进党当局维系台湾所谓“外交承认”的惯用伎俩。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停止对外援助和岛内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台湾当局是否还有足够资金维系“邦交”尚不确定。有理由推测在特朗普新政府一系列涉台政策下,台湾当局的“邦交国”数量将逐渐减少,进而促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进程放缓,压缩台湾所谓“国际空间”,也有利于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巩固一个中国共识。

(三)“台独”势力发展受限

特朗普新政府执政后,台湾岛内“疑美论”持续蔓延,岛内“台独”势力发展受限。拜登任期内发表的系列言论,如数次宣称“保台论”,助长了岛内部分“台独”分子的气焰。而特朗普新政府秉持的交易型涉台政策,使岛内“台独”势力的支持度因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所谓“美台民主价值同盟”的庇护而下降。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不仅对台输美商品征收20%关税,还施压台湾对美国进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这些举措无疑将掏空台湾地区的经济,彻底榨干台湾的“经济价值”。面对美国的“强盗行为”,台湾岛内民众“疑美论”不断发酵,更有岛内舆论指出台湾民众不仅“疑美”,还“厌美”“仇美”。

2025年6月3日,台湾地区“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调报告显示,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台湾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其中,66.2%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会为美国利益“出卖”台湾;6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将台湾地区作为与中国对抗的筹码。上述民调结果表明,台湾多数民众已不再信任美国。此外,针对美国在中国大陆所谓“武力犯台”时是否会“协防”台湾这一问题,高达42.3%的民众选择否定。^[37]这也反映出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相关涉台举措引发的“疑美论”,无疑将进一步挤压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空间。

四、特朗普新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未来走向

从短期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未来走向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一方面,特朗普新政府上台以来为达成美中经贸协议而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对台湾问题“国际化”暂时起到抑制和降速的效果。与此同时,特朗普又主动邀请中方高层出席其就职典礼,表达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2025年6月5日,中美元首通话时习近平主席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对此,特朗普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38]中美元首的通话客观上缓和了中美紧张关系,双方明确提及台湾问题并达成一定共识,传达了中国政府对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的警告和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反对,倒逼特朗普政府减少对台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具有偏好交易、性情多变等性格特质及相应的决策偏好,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未来走向又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特朗普再度上任后对台实施两面政策:一是和历届总统一样,在“协防”台湾的敏感问题上刻意维持模糊性,二是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基础上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合作。例如:军事

安全上,其继续加强包括对台军售在内的与台合作,与菲律宾联合试射可覆盖台湾岛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经贸科技上,其对台征收高额关税,迫使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换言之,虽然特朗普新政府执政以来无意于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是这并不是其涉台政策的根本性转向。如果美方在经贸议题上无意与中国尽快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或者特朗普突然认为没有必要与中国展开新的谈判,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恐怕难以保持克制,反而可能放任政府内部对华鹰派势力大肆干涉台湾问题,进而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行径推向新层级。

从长期看,美国政府不会放弃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并在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持续干涉下延宕至今。近年来,美国出于推行对华所谓“战略竞争”而加大对该问题的战略利用,导致这一问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其“国际化”趋势在拜登执政时期以空前速度发展。众所周知,特朗普兼具热衷交易、性情多变、执拗强势等特质,此类政治人物在美国政界实属少见。3年后,美国新一届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涉台政策,仍属未知数。但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美国涉台政策。美国70多年的涉台政策实践,已催生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联,“深层政府”、军工复合体等势力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尤其在美国已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两党政治精英更倾向于大打“台湾牌”,继续操弄“以台制华”策略。

总之,虽然特朗普新政府现阶段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出现了阶段性的“退潮”,对压制岛内“台独”分子、缓和中美关系起到一定的积极效应。但是,鉴于美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以台遏华”的伎俩,赖清德当局也不会放弃“倚美谋独”的幻想,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趋势仍将以不同程度和形式延续下去。因此,中国仍应始终保持对美国涉台动向的警觉,并构筑有效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构成了制约台湾问题“国际化”并推动其解决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 [1] 美国“对等关税”今日生效 多方反对[EB/OL]. (2025-08-07)[2025-08-08]. <https://www.news.cn/world/20250807/381381296b3d42d991c5366ba5866a1f/c.html>.
- [2] 周文星,黄淑娅.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台海局势影响的有限性[J].台海研究,2024(4):40-49.
- [3] 钟厚涛.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及其影响[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157-167.
- [4] 袁征,陈桂芸.特朗普2.0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J].国际安全研究,2025(2):3-22.
- [5] SHATTUCK T J. The return to strategic ambiguity: assessing Trump's Taiwan stance[EB/OL]. (2025-05-07)[2025-07-02].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5/05/the-return-to-strategic-ambiguity-assessing-trumps-taiwan-stance/?utm>.
- [6] 林冈,白玉.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J].闽台关系研究,2025(1):44-59.
- [7] 周文星,林冈.美国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新动向[J].现代国际关系,2020(10):53-60.
- [8] 何达霁.拜登政府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叙事建构及影响[J].台海研究,2024(2):95-104.
- [9] 叶晓迪.大变局下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逻辑[J].台湾研究集刊,2024(4):15-31.
- [10] 艾明江.嵌入、扩展与强化:民进党当局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话语建构[J].台海研究,2025(2):87-95.
- [11] 周文星,刁国轩.试析拜登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举措及其局限[J].台湾研究集刊,2025(2):1-17.
- [12] 周文星.对华战略竞争下的美国国会涉台立法及对策思考[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5):87-105.
- [13] H. R. 1512 - "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EB/OL]. (2025-05-06)[2025-07-28]. <https://www.congress.gov/119/bills/hr1512/BILLS-119hr1512rfs.xml>.

- [14] S. 1588 - "Taiwan relations reinforcement act of 2025"[EB/OL]. (2025 - 05 - 25)[2025 - 07 - 24].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9th-congress/senate-bill/1588/text?s=10&r=46&q=%7B%22search%22%3A%22Taiwan%22%7D>.
- [15]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U. 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visits" Taiwan[EB/OL]. (2025 - 05 - 27)[2025 - 07 - 08]. <https://www.ait.org.tw/zhtw/us-congressional-delegation-visits-taiwan-westerman-zhtw/>.
- [16] Trump says Taiwan should pay more for "defense" and dodges questions if he would "defend" the island[EB/OL]. (2024 - 07 - 17)[2025 - 07 - 10].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4-07-17/trump-says-taiwan-should-pay-more-for-defense-and-dodges-questions-if-he-would-defend-the-island?utm>.
- [17] 韦宗友, 特朗普 2.0 印太战略变与不变及面临挑战[EB/OL]. (2025 - 06 - 13)[2025 - 07 - 09]. <https://zmyx.info/trump-2-0-administration-indo-pacific-strategy/>.
- [18] The Donald Trump interview transcript[EB/OL]. (2024 - 07 - 16)[2025 - 07 - 03]. <https://www.bloomberg.com/features/2024-trump-interview-transcript/?leadSource=verify%20wall>.
- [19] SHATTUCK T J. The race to zero?: China's "poaching" of Taiwan's "diplomatic allies"[J]. *Orbis*, 2020(2):334 - 352.
- [20] YANG Y T. The Geopolitical costs of dismantling USAID[EB/OL]. (2025 - 02 - 19)[2025 - 07 - 10]. <https://globaltaiwan.org/2025/02/the-geopolitical-costs-of-dismantling-usaid/>.
- [21] H. R. 2559 - "Taiwan 'allies' fund act"[EB/OL]. (2025 - 04 - 01)[2025 - 07 - 10]. <https://www.congress.gov/119/bills/hr2559/BILLS-119hr2559ih.xml>.
- [22] US says Trump's 'unification' comment was about US - China trade[EB/OL]. (2025 - 05 - 13)[2025 - 08 - 0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mission-taipei-says-trumps-unification-comment-was-about-us-china-trade-2025-05-13/>.
- [23] Giant chipmaker TSMC to spend \$100B to expand chip manufacturing in US, Trump announces[EB/OL]. (2025 - 03 - 04)[2025 - 07 - 12].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tsmc-chip-manufacturing-tariffs-42980704ffca62e823182422ee4b7b83>.
- [24] 大选落幕的美国下一局: 台湾与“国际盟邦”如何预判“川普 2.0 时代”? [EB/OL]. (2024 - 11 - 07)[2025 - 07 - 13]. <https://www.twreporter.org/a/usa-election-2024-trump-wins-and-the-potential-impact-on-global-politics>.
- [25] 阎学通, 演员 VS 剧场: 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EB/OL]. (2025 - 09 - 04)[2025 - 09 - 04]. <https://doi.org/10.16513/j.cnki.qjip.20250904.001>.
- [26] 尹继武, 郑建君, 李宏洲. 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17(2):15 - 22.
- [27] Wang Yi has a phone call with U. 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EB/OL]. (2025 - 01 - 24)[2025 - 07 - 14]. https://www.fmprc.gov.cn/eng/wjzbhd/202501/t20250125_11545093.html?utm.
- [28] SUTTER R. China's power and the fading U. S. goal of "balance" in the Taiwan strait[J]. *Asia Policy*, 2009(8):3 - 9.
- [29] 汪曙申, 刘匡宇, 陈桂清, 等. 特朗普 2.0 时期台海局势走向综论[J]. *台湾研究*, 2025(1):20 - 35.
- [30] How Taiwan lost Trump[EB/OL]. (2025 - 08 - 05)[2025 - 08 - 20]. <https://dominotheory.com/how-taiwan-lost-trump/>.
- [31] TANG S. Taiwan never had Trump to lose[N]. *Taipei Times*, 2025 - 08 - 10(8).
- [32] The Trump effect o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 in Chinese Taiwan and South Korea[EB/OL]. (2025 - 04 - 25)[2025 - 07 - 07].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trump-effect-on-public-attitudes-toward-america-in-taiwan-and-south-korea/>.
- [33] How is Trump's reelection likely to affect US foreign policy? [EB/OL]. (2024 - 11 - 14)[2025 - 07 - 20].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is-trumps-reelection-likely-to-affect-us-foreign-policy/>.

- [34] The conflicts competing for atten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EB/OL]. (2024 - 10 - 31)[2025 - 08 - 21]. <https://www.crisisgroup.org/global/conflicts-competing-attention-united-nations?utm>.
- [35] As USAID stops foreign aid,Rubio says future US assistance will be limited[EB/OL]. (2025 - 07 - 02)[2025 - 08 - 20]. <https://www.reuters.com/legal/government/usaid-stops-foreign-aid-rubio-says-future-us-assistance-will-be-limited-2025-07-01/?utm>.
- [36] Taiwan faces rocky future under Trump 2.0 and the growing Sino - Russian alignment[EB/OL]. (2025 - 03 - 05)[2025 - 08 - 22]. <https://ceias.eu/taiwan-faces-rocky-future-under-trump-2-0-and-the-growing-sino-russian-alignment/?utm>.
- [37] 清德越靠美台湾更疑美民调发布与分析—圆桌论坛 3[EB/OL]. (2025 - 06 - 03)[2025 - 08 - 21]. <http://democracyfoundation.org.tw/article.php?list=activities&id=26>.
- [3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EB/OL]. (2025 - 06 - 05)[2025 - 07 - 22].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6/content_7026632.htm.

The Trend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Slow Dow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ZHOU Wenxing, GE Sich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e U. S. effort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Taiwan question have slowed down.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U. S. legislative "support for Taiwan", the decline in the momentum of value-based "support for Taiwan", the lack of follow-up from the U. S. allies in "supporting Taiwan", insufficient momentum in the U. S. efforts to "strengthen Taiwan and solidate the allies", and the contraction of issues related to expanding Taiwan's so-called international space. The slowdown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by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since its inauguration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working together. Among them, Trump's personality traits are the core factor, while China's stance on the Taiwan affairs and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re important external constrai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state of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in the U. S., the ongoing fermentation of "distrusting Lai Ching-te" and "distrusting America", also contribute to the slowdow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This slowdown will lead to a temporary decrease in Taiwan's allege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stagnation or even regression in Taiwan's "diplomatic breakthrough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independence" forces. In the short term,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still faces uncertainties; in the long term, the U. S. government is not likely to give up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lways remain vigilant about the U. S. moves regarding Taiwan and build effective capabilities to respond to related risks.

Key words: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Taiw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a-U. S. relations

[责任编辑:林丽芳]